

鼠疫
約
編



光緒壬寅仲春

鼠疫約編

閩縣陳寶琛題



光緒二十五年歲在壬寅
仲春月雙魚海鹽張子

版藏福省鼓樓前陳文鳴
刻坊不取版租印扣紙並
裝訂每部定價三十文

鼠疫約編序

會城今夏鼠疫盛行譚彥先明府自南安郵彙編至王
吉人邑侯試之而驗則揭布於通衢好善者亦重刊以
行於是閩醫始知治法以余所聞見自六七月以來服
此方雖極危尠不活者閒有受病太深療救無及或以
疑是方之不可恃顧越人不云乎非能生死人也能使
當生者起耳今之中無所主而以藥爲嘗試者當生且
使之死矣則烏能以是方一二之不效而掩其八九之
效哉吾友鄭肖巖秀才病彙編之繁複約爲八篇乍

浦 楊伯卿司馬喜而鉅之 二君惓惓於活人之心
吾願村僻之爲醫者共體之勿使病家倉卒閒誤於廻
惑也

光緒二十七年冬十二月閩縣陳寶琛附識

刊此書後又六年疫未有已然準此法治輒驗而醫
家動持歲運不同之說誤人不勘獨吾友林少翼秀
才信守最篤施無不中如鄉僻人人明此則有萌卽
遏疫不且絕哉余歷驗無算特再苦口爲病家及醫
者告也丙午六月寶琛再識

原序

醫之爲術所以寄死與生醫之言必詳且盡而後可以濟人壽世者也若吾粵羅芝園廣文所著鼠疫彙編一書出垂十年活人甚衆如是書之議論醅正推究病源洞然有見一方之眼竊謂近日治疫者無能出其右也惜其書未行於閩人猶有所憾焉客冬我居停彥先明府不吝兼金倡爲鋟版以廣流傳庶使倉卒邁疾頃刻得以更生荒海乏術不斃於庸醫之妄何便如之未嘗不爲濟世之一助也熹今梓事告成爰書數言於簡末

光緒辛丑元月中九守平倉主李樹青跋

福州鼓樓前陳
文鳴刻坊印刷

周序

瘟疫者時氣也時氣遍行所以人感之而卽病夫瘟疫者
溫也疫者役也故瘟疫之作始必發熱無分男女老少長
率皆相似如役使然又謂之溫役也刺法論黃帝曰
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且病是證者
多起於冬不藏精及辛苦饑餓之人蓋冬不藏精則邪
氣乘虛易入而饑餓勞倦之流則受傷尤甚故大荒之
後必有大疫正謂此也但此輩疫氣旣盛勢必傳染又
必於體質虛濁者先受其氣以漸遍傳若不施救療蔓

延滋甚余家世岐黃留心攷述每臨編得其法未必見其病臨病見其證未必合其方適嶺南兩山世次以是編見示展誦之餘其於治疫之法明如指掌且經屢驗時值泉郡是疫又作思製藥施送恐難普遍居停彥先譚明府仁愛爲懷毅然創首爰集同人付梓惠世誠爲活人之要術也是爲序

光緒二十六年冬月東陽周樹梓桐甫誌於豐州署齋

原序

疫由陰陽愆伏而作也或中血或中氣感其毒者皆足以害人顧其時同其地同其證同其藥亦宜無不同方觀書所載每次止立一方可知必拘拘切脈施方無當也鼠疫者鼠死而疫作故以爲名其證爲方書所不載其毒爲斯世所駭聞鄉復一鄉年復一年爲禍烈矣爲患久矣予初聞此遍閱方書無對證者光緒十五六年延及邑之安鋪十七年春延及縣城偶見醫林改錯一書論道光元年京師時疫日死人無數實由熱毒中於血管血壅不行

夫已壅不行必然起腫予始恍然焉蓋鼠疫一證初起紅腫結核如瘰癧或忽起於不自知或突起於所共見其潰者流瘀血非熱毒成瘀之明驗乎其甚者熱槽而斃非熱毒瘀血攻心所致乎及觀其方專以治血爲主略兼解表信能治此證矣試之人人皆驗因錄示人人疑訪也十七年冬遇吳川友人吳子存甫於郡出所輯治鼠疫法一編予讀而善之遂與茂名許子經畚論列此方隨證加藥囑書其後而附於諸君子之末爰捐貲付刻以廣其傳十九年春城鄉疫復作同時屢用此方

以起危證一時聞傳求者踵相接廼卽人疑謗者再加
辨解且取姪啟沃所經驗塗瘳一方以補之姪啟觀復
刻印發遠近流傳用之多效二十年予族陀村憾此證
者數百用之全效故舊歲宏豐號有辨惑說之刻本年
友人文子鳳笙有同育堂之刻安舖醫局有敦善堂之
刻化州局亦有刻人愈信傳愈廣焉予思此方雖妙惟
一誤於醫者之蠱惑再誤於病家之遲疑以致死亡相
繼實堪痛恨予留心此證久矣數年所歷更有聞見前
緣平糶之暇補原起釋疑二則並將陀村治疫之善法

與所傳之奇效及改方之貽誤就吳刻而增損之二十
一年陀村疫復作按治未效加藥方效故於施藥之時
續而增之復將十年前疫毒中氣之經驗方附諸卷末
俾知疫毒中於血氣者皆有所救則陰陽雖有愆伏而
血氣實可調和庶幾消災疹於無形以民生於仁壽則
區區之心稍慰也如有不逮還期高明指示爰述其本
末而爲之序

光緒二十一年蒲月廣東石城羅汝蘭芝園續誌於村
堡別業之前軒

是書已四刻前序言之詳矣茲何爲而復刻也以近更
有所得不敢秘也二十一年夏四刻初成秋適瓊侯
得悉是春海口以疫斃者數千族人和隆號電傳地方
過海曾著效驗而瓊醫未之信也予慮其復而及他處
遂出四刻分贈同鄉各位皆以較前更詳公捐洋銀三
十六員囑代辦分贈予遂付信高郡聯經堂印六百本
並撮其要付省經韻樓刻印一千本旋以聽鼓多暇復
購書數種以考其詳更加添註冬至後瓊州府城疫作
先將所存分派瓊醫或從而笑之甚從而訾之子知其

誤於李時珍紅花過服之說並誤於景嵩崖桃仁紅花不可過用三錢之說也二十二年春疫大作羣醫各出手眼百無一效以至死人無數及二月底始有信避之法者遷居海口延予調治並參新法連救重危證數人求醫者踵相接也每視病開方卽贈書一本並囑照醫而十愈八九一時並救數十人羣疑始息遂信是方幸海口爲證無多不致大害因補前刻所未及而求其詳爰爲之序

光緒二十二年五月署理儋州學正石邑羅汝蘭誌

鼠疫彙編辨誤弁言

治病之道不知其誤卽不得其真凡治病皆然而治鼠疫爲尤甚蓋鼠疫一證前無所依後無所仿也是編因比類而得其方且屢經而詳其法時歷八載版已五刊雖云有誤諒亦寡矣乃作者無誤而用者多誤推求其故緣人多囿於常見徂於常習每以輕藥試重病緩服治急疾無怪其多誤也此其說於鄰鄉人得其詳焉本年鄉鄰多疫皆來求書贈卽囑曰必依法方效數日後多來問曰貴鄉用之極效某等用之不效何也予細詢

之曰輕病鄉人多不服藥迨至重危然後服藥應加石膏者亦用五六錢應加大黃者亦用三四錢其餘各證亦照法加入每日追三劑熱稍退者每日仍一劑迨至於甚乃不服藥予曰噫子誤矣此重證亦急證也初起不服藥已失之遲一誤也重危之證每日二服已失之少二誤也石膏大黃改輕復失之輕三誤也熱退尙有微熱至少二服多則三服日止一服以至病翻四誤也尙可服藥卽不服藥坐視其死五誤也若疫證初起之時凡喉微見燥頭微見暈體微見困卽中毒之漸急宜